

·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

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MAGA 叙事遮蔽下的阶级矛盾与资本主义危机*

涂良川 吴延浩

[摘要] 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并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偶然现象，而是新自由主义危机下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产物。透过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唯物主义棱镜，有助于批判性理解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当代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叙事作为合法性工具，为特朗普集团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借助 MAGA 叙事缝合利益诉求，构建工人与垄断资本家联合的选举联盟，进而掩盖其实施利益重组与秩序再生产的阶级统治逻辑。美国工人阶级只有破除 MAGA 叙事幻象，认清“美国优先”背后的“资本优先”本质，并转向以变革生产关系为指向的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关键词] 特朗普 MAGA 叙事 阶级利益 历史唯物主义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借黑格尔之口揭示出关于“历史循环”的辩证法：“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① 在马克思看来，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的实质不过是旧秩序危机在历史性幻象中的颠倒投射。如果说波拿巴的复辟是 19 世纪法国小农阶级幻想的政治具象化，那么如今特朗普的回归则意味着 21 世纪新自由主义危机下资本主义合法性叙事对工人阶级的民粹动员与收编分化。特朗普的重新当选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偶然现象，而是其致命缺陷的体现。那么，是怎样的历史情势及现实条件促使这样一个波拿巴式的人物再度登上了政治舞台？

一、从波拿巴看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

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剖，揭示出波拿巴的

* 本文系第七批“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奇点论研究”（21BZX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68 页。

政变并非“英雄人物”的偶然胜利，而是资产阶级各派系因无法调和的矛盾而被迫将权力让渡给“超阶级代表”的必然结果。这一分析范式无疑对理解“特朗普现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①。若将 MAGA 叙事简化为“新波拿巴主义”的历史翻版，则无异于重复维克多·雨果的英雄史观以及“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②，将政治表象误认为历史本质。然而，如今围绕特朗普的批评研究中也形成大量类似的类比，并认为特朗普等新右翼领导人是“准法西斯主义者”。这类观点“跨越了政治光谱，从新保守派到自由派，再到无政府主义者”^③，其本质上不过是马克思希望通过《雾月十八日》清除的“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④。事实上，对特朗普与波拿巴所作的简单类比无助于对其本质的理解，要理解“特朗普现象”的本质，就必须首先反对流于表面的历史附会，澄清并把握被意识形态叙事遮蔽的利益诉求与阶级矛盾。

无论是媒体上的政治评论，还是围绕“特朗普现象”的学术探讨，往往将特朗普的崛起归因于种族主义的复归、身份政治的失败以及特朗普的个人魅力等方面。然而，这些观点通常倾向于将政治结果归咎于观念上的对立或个人的影响力等因素，却没有深入探究政治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⑤因此，必须对这些观点背后的解释范式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祛魅和澄清，以穿透意识形态的迷雾，揭示政治事件表面动因背后的逻辑实质与现实根源。

其一，种族主义论的归因谬误。种族主义论者将特朗普现象简化为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复辟^⑥，但这种观点无法有力解释特朗普在少数族裔群体中支持率上升的悖论^⑦。诚然，种族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也是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因素^⑧，但种族主义主因论或单一决定论的解释谬误就在于，它没有意识到种族主义更多的是资本主义危机下经济剥削的意识形态转喻以及缓和社会矛盾的“泄压阀”机制^⑨。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摧毁传统工人阶级赖以维系其“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时，种族议题被有意编码为文化符号，而结构性剥削的阶级矛盾被相应转化

① Peter E. Gordon,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Donald J. Trump”, <https://www.bostonreview.net/articles/the-eighteenth-brumaire-of-donald-j-trump/>.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4页。

③ Dylan Riley, “What Is Trump?”, *New Left Review*, Vol. 114, 2018.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⑥ Maura Conway, Ryan Scrivens and Logan Macnair, et al., “Right-Wing Extremists’ Persistent Online Presenc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19623>.

⑦ 据美联社 VoteCast 调查，从 2020 年至 2024 年，特朗普在黑人和拉丁裔中的支持率分别由 8% 和 35% 上升到 16% 和 43%。参见 Humera Lodhi, Shelly Cheng and Parker Kaufmann, et al., “AP VoteCast: A Visual Explainer of How Key Groups Voted in 2024”, <https://apnews.com/projects/election-results-2024/votecast/>。

⑧ 参见马钟成：《特朗普为何会登上历史舞台——关于特朗普、美国保守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⑨ 参见魏南枝：《弗洛伊德事件与美国政治的“制度失灵”》，《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8期。

为身份政治式的对抗。这种转喻并非偶然，而是统治阶级分化策略的具体展开，即通过种族议题常态化激活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分化、瓦解反抗力量。

其二，身份政治失败论的逻辑误判。这种解释将特朗普的崛起归咎于民主党在性别、移民等议题上“激进立场”的失败，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对身份政治功能的根本误判。就当下而言，身份政治叙事并非左翼专利，而是左右翼共同挪用的对抗性话语工具，最终形成的是左翼“表演政治”和右翼“反对政治”的分野和对立^①。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指出的，“身份政治就是一副镜头，意识形态光谱上的绝大多数议题现在都是通过它来观看的”^②。从根本来说，身份政治从未真正挑战资本主义秩序，而是将阶级矛盾碎片化为多元的文化诉求，并有效充当着资产阶级“柔性专制”的工具。当民主党以“进步主义”姿态推行文化多元主义时，其实质是通过承认政治的象征性让步，置换对经济再分配的核心诉求。特朗普“反政治正确”的叙事话语则从反面借用身份政治的话语框架，以在内容上否定多元主义的方式，将工人阶级的不满重新锚定于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在形式上实现了“反向身份政治”的民粹动员，最终维护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支配。

其三，个人魅力论的叙事迷思。将特朗普的政治崛起简单归因于其人格特质的解释路径，无疑是英雄史观的当代迷思^③。特朗普所标榜的“反建制”政治姿态，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下社会群体心理的策略性迎合与系统性利用，具体表现为通过在社交媒体与演讲集会等场域中以 MAGA 叙事建构自身形象，为选民提供了情绪共鸣的象征符号，进而构建起基于受害者叙事框架的民粹动员机制，其话语内容越是直观，越能激发受众对现状的普遍愤怒^④。2021年国会大厦冲击事件便是这种民粹情绪的极端体现，事后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指控反而强化了其在支持者眼中“反叛者”的悲情英雄形象。这种符号政治学的效力恰恰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深层危机：当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失效时，民粹主义的“克里斯玛幻觉”^⑤就会成为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与失业工人眼中的“救命稻草”。特朗普的胜利“不过是以民主的方式完成了对代议制民主的调侃”^⑥。

总的来说，关于“特朗普现象”的民族主义、文化冲突或个人特征解释，均属于政治文化的表象性分析，始终未能触及矛盾本质。这些解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美国政治“去阶级化”的语境前提，即体现阶级矛盾的总体性议题被弱化、转喻或忽略，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种族、

① 参见林伯海：《从进步到异化：美国身份政治检视》，《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② [美]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第120页。

③ Igor Prusa and Matthew Brummer, “Myth, Fic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ntiheroes: A Case Study of Donald Trump”, *Heroism Science*, Vol. 7, No. 1, 2022.

④ 参见谢富胜、吴越：《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特朗普经济学》，《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6期。

⑤ “克里斯玛幻觉”指个体或群体因领袖的非凡魅力而产生认知扭曲，将其视为具有神授能力或超自然特质的人物，从而陷入盲目崇拜或效忠。

⑥ 夏莹：《从政治到社会：马克思走向历史具体的基本路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当代阐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1期。

宗教和性别等的局部性议题^①。当代美国政治“去阶级化”语境的形成并非历史偶然，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必然产物。激进左翼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指出：“右翼民粹主义以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将敌人形象综合为社会等级的两端（即金融精英和外来移民的混合），从而模糊了阶级斗争；与之相反，政治正确的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以消除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为最终目标，从而也相应消解了阶级斗争。”^②然而，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言：“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党派，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神话逐步取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对抗性叙事，阶级矛盾也被转化为收入分层的技术问题。这种话语重构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将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归咎于个体，从而将结构性剥削合理化；另一方面，它通过“机会平等”的承诺，以阶级跃迁的个体叙事消解阶级斗争的合法性。尽管如今共和党治下的“文化战争”似乎正逐步取代民主党的“身份政治”，但本质上依旧共享着同一逻辑，以“宗教—世俗”“下层—上层”“白人—少数族裔”的坐标体系构建起“反左翼身份政治”的右翼身份政治^④，并分化收编不同群体以确保阶级议题的边缘化。自2016年特朗普参选以来，历次大选结果反映出“阶级联盟”分化的趋势，即选民不再严格依据“政治的”立场投票，而是“更加关注个人利益和政策倾向”，越来越多的选民选择“独立身份或非传统政党候选人”^⑤。

美国两党制框架下的“代表性危机”，实质是阶级关系变迁在政治领域的表征。传统上，民主党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共和党则与资本集团结盟。然而，新自由主义转向导致了美国政治阵营的重组。从克林顿时期起，“中产阶级化”和“身份政治化”的民主党代表开始偏离蓝领工人利益，日益依附于科技寡头与金融资本，而共和党则通过民粹主义话语收编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工人阶级，而这正是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崛起的关键性力量^⑥。

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和国民发生个人联系。”^⑦被分化和抛弃的蓝领工人无法在建制派的“驴象之争”中找到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这种制度性缺位正好为特朗普的MAGA叙事提供了出场空间。MAGA叙事通过“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话语体系，策略性整合了垄断资本与劳工群体的利益诉求，使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打击的工人、职员、中小制造商、服务业从业者跨越阶级界线而团结在一起，

① 参见〔美〕乔治·舒尔曼：《马克思主义、文化和美国政治》，王月明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

② Slavoj Žižek, “Why Secondary Contradictions Matter: A Maoist View”, <https://thephilosophicalsalon.com/why-secondary-contradictions-matter-a-maoist-view/>.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5页。

④ 参见林伯海：《从进步到异化：美国身份政治检视》，《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⑤ Tim Barker, “Dealignment”, <https://newleftreview.org/sidecar/posts/dealignment>.

⑥ 参见陶夏楠：《疏离与回归：美国民主党能否“赢回”白人工人阶级？》，《比较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1期。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3—684页。

特朗普成了他们共同的利益代表^①。因此，要澄清关于 MAGA 叙事的意识形态迷思，并解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神话，必须将分析焦点从文化冲突转向阶级利益，进而澄清并揭露出 MAGA 叙事背后“资本-权力”互构关系的实质。

二、MAGA 叙事：“新拿破仑观念”的合法性重构

在《雾月十八日》中，“拿破仑观念”的叙事映射出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②，其实质是借助政治观念转移阶级矛盾，以掩护和维护既有统治秩序。如今，特朗普的 MAGA 叙事正是这一逻辑的复现，即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话语修辞，将新自由主义危机（如产业空心化、金融泡沫化）解释为特定语境中的外部威胁（如移民、觉醒主义），引发了一场融合保守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大伞运动”^③。作为当代美国的“新拿破仑观念”，MAGA 叙事正是以阶级遮蔽与利益缝合的方式，完成了新自由主义危机下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更新与合法性重构。

（一）危机与转向：新自由主义危机语境下的叙事生成

MAGA 叙事的兴起必须置于新自由主义失败的系统性危机中理解，毕竟“任何求助于既成政治观念的政治实践，都不可避免地遭遇政治观念得以形成和展开的历史现实本身”^④。自 20 世纪 70 年代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美国通过金融化、去工业化与全球价值链重组实现了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⑤，而相应的代价则是使劳工大众，特别是“铁锈带”（Rust Belt）等去工业化区域的工人阶级成为“被遗忘的人”^⑥，这为特朗普及 MAGA 叙事的出场埋下伏笔。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里根-撒切尔”联盟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遭遇根本性质疑，而奥巴马政府的宽松量化政策，本质上不过是将危机成本转嫁给底层民众以缓解危机的措施。由此，作为对危机的回应，MAGA 叙事以迎合民粹思潮的姿态应运而生。

一方面，MAGA 叙事借助历史符号生产其核心话语。MAGA 叙事以充满着反全球化和保守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为口号，重述“美国例外论”传统以制造“重返黄金时代”的怀旧幻觉，吸引了那些认为现有政治体系无法解决其经济和生活问题的选民。事实上，MAGA 叙事的核心话语，即“让美国再次伟大”，出自美国第 40 任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竞选口号^⑦。尽管就

① Jamie Morgan, “Trumponomics: Everything to Fear Including Fear Itself?”,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No. 78, 2017.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763 页。

③ Hank Johnston, “The MAGA Movement’s Big Umbrella”,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28, No. 4, 2024.

④ 涂良川、王珊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历史分析的政治哲学叙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 年第 1 期。

⑤ [英]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 676 页。

⑥ Michael McQuarrie, “The Revolt of the Rust Belt: Place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nge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8, No. S1, 2017.

⑦ Addy Bink, “‘MAGA’ Wasn’t Trump’s First Slogan Idea, and 3 More Things to Know about the Phrase”, <https://www.nextstarmedia.com>.

《2024 年共和党党纲》中的施政纲领来看^①，特朗普与里根在去监管、减税、限制大政府、强化制造业等政策上存在相似偏好，甚至被认为是“新里根周期”（即“里根 2.0”）^②，但“里根 2.0”的标签实际上更多是政治叙事的延续而非实际政策的继续，特朗普借用了里根的 MAGA 口号和部分经济工具，但却以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内容“再定义”了其保守主义的内涵，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动以及对新保守主义的反叛，变异出“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混合^③。尽管“特朗普经济学”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④，但从美国政策的“特朗普化”^⑤来看，MAGA 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担负起意识形态转向调适的任务，并有效地将民众的政治激情转化为民粹动员的重要资源。

另一方面，MAGA 叙事以对抗性的话语框架推动叙事体系的自我建构。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在 21 世纪的复杂变体，MAGA 叙事的形成与演化既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内在逻辑的延伸，也是后冷战时代多重矛盾激化的产物。MAGA 叙事的“美国优先”世界观往往采用“我们（受害者）-他者（施害者）”的对立框架，譬如将美国国内制造业岗位流失归因于“非法移民”，并以此为理由构筑美墨边境墙。事实上，这种边境政策不仅具有地理阻隔功能，更在符号政治的象征层面^⑥构建起右翼身份政治的语境模式：对外的物理区隔同时建构着美国社会心理的文化区隔，这不仅构成“美国-非美国”的对外划分，而且形成了“捍卫者-破坏者”的心理认同。在 MAGA 对抗性的叙事框架下，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策略呈现出明显的交易主义特征，通过塑造“全球化受害者”的国家身份认知，借助退出多边机制、重构盟国责任分担、强化技术封锁与贸易关税战等举措，践行着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原则^⑦，进一步扩展了 MAGA 叙事的世界观与政策指向。

尽管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政治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多元化和政治极化的背景下重塑美国保守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但也引发了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特朗普式的保守主义“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相融合，集中左翼和右翼的多种元素”^⑧，将保守主义的原则化约为工具性口号，突出“大众-精英”的“上下之争”，并杂糅以另类保守主义认同政治的“内外之争”^⑨。由此，MAGA 叙事吸纳选民的大众化进程，标志着保守主义从精英价值观向民粹主义话语的变异。

① “GOP Platform”，<https://www.2024gopplatform.com/>。

② Geoffrey Garrett, “Trump’s Economic Plan Looks Like Reaganomics 2.0”, <https://magazine.wharton.upenn.edu/digital/trumps-economic-plan-looks-a-lot-like-reaganomics-2-0/>。

③ 参见张业亮：《另类右翼的崛起及其对特朗普主义的影响》，《美国研究》2017 年第 4 期。

④ Jamie Morgan, “Trumponomics: Everything to Fear Including Fear Itself?”,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No. 78, 2017.

⑤ 刁大明：《美国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新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2 期。

⑥ Mimi Yang, “The Trump Wall: A Cultural Wall and a Cultural War”, *Lateral*, Vol. 6, No. 2, 2017.

⑦ 参见史泽华：《“美国优先 2.0”外交的思想基础、政策内涵及影响前瞻》，《和平与发展》2025 年第 2 期。

⑧ 参见徐海娜、姚寰宇：《美国保守主义的演进、现状及困境》，《美国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⑨ 赵可金、史艳：《极化还是保守化——冷战后美国政治保守化运动及其根源》，《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 10 期。

(二) 遮蔽与缝合：MAGA 叙事的意识形态机制

作为意识形态的 MAGA 叙事不仅是遮蔽了经济利益的旗帜和斗争口号，而且是现实斗争本身的组成部分和要素。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MAGA 叙事正是利用对历史符号的改写，将工人阶级所受的经济剥夺转喻为文化身份的危机（如白人身份焦虑、“传统价值观”沦丧等）。MAGA 叙事的“团结”是以“分裂对立”为语境前提的，而正是在观念价值上的斗争冲突，使得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政治观念被有意凸显出来。

其一，内容上，借助历史神话实现从阶级对抗到文化战争的符号置换。正如理查德·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所说，MAGA 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挪用了传统上用于团结美国人的神话和象征，将它们转变为文化内战的口号和旗帜^②。通过利用根植于美国历史的边疆神话、建国神话、内战神话和“好战”神话的混合与变体，MAGA 叙事将反移民、反“觉醒主义”等话语符号作为阶级矛盾的替代，将非法移民、少数族裔等塑造为白人工人阶级经济困境和生活困境的替罪羊，以经济问题种族化的方式遮蔽结构性矛盾，在客观上也解构了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叙事内涵，衍生出右翼身份政治的 MAGA 新话语。

其二，形式上，利用媒体平台技术作为中介，构建信息茧房与情感动员的政治经济学。MAGA 主义者通过算法技术加强了“文化战争”的场域渗透和信息塑造，强化 MAGA 叙事受众群体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比如他们通过批评所谓的“假新闻”（fake news）、公开散布“阴谋论”等方式，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制造出“后真相”的信息茧房^③。同时，特朗普本人也充分利用媒体传播中介塑造其 MAGA 代言人的身份，从早期开展“推特政治”^④ 到其自建“真实社交”平台进行媒体动员，实质上都是利用话题制造与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争夺公众注意力以抢夺公共话语权。同时，特朗普的 MAGA 棒球帽、红色领带和握拳挥动等夸张的惯用手势^⑤，由标识性的竞选符号逐渐演变成一种关于 MAGA 政治声明的意识形态表征。当这种符号扩展为演讲集会的集体景观时，其符号政治的隐喻无疑深化了“感性直观先于理智判断”的偶像崇拜与身份认同，特别是在 2024 年美国总统选举枪击事件中，特朗普握拳高呼“战斗”的形象被 MAGA 支持者赋予救世主角色的诠释，使得特朗普在事件后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与更热烈的忠诚^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69 页。

② Richard Slotkin, “The Story Wars”, <https://yalereview.org/article/richard-slotkin-story-wars>.

③ Kayla Keener, “Alternative Facts and Fake News: Digital Mediation and The Affective Spread of Hate in the Era of Trump”, *Journal of Hate Studies*, Vol. 14, No. 1, 2018.

④ Ramona Kreis, “The ‘Tweet Politics’ of President Trump”,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Vol. 16, No. 4, 2017.

⑤ Kira Hall, Donna M. Goldstein and Matthew Bruce Ingram, “The Hands of Donald Trump: Entertainment, Gesture, Spectacle”,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 6, No. 2, 2016.

⑥ Eric Sigmon, “Near Miss: Assessing the Impact on the Election of the Trump Assassination Attempt”, <https://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en/analyses/near-miss-assessing-the-impact-on-the-election-of-the-trump-assassination-attempt/>.

其三，过程上，利用 MAGA 叙事话语强化其政治经济主张的合法性。一方面，MAGA 叙事通过使用对抗性话语构建关于“自我”与“他者”对立的叙事场景（如塑造非法移民与本土公民、特朗普本人与建制派及其背后的“深层政府”的对立形象），并通过反智主义的话语表达，强调其所主张的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此替代合理性论证^①。在 2024 年的总统辩论中，特朗普利用了对移民饮食习惯的刻板印象与谣言，宣称新到俄亥俄州的移民正在偷窃并食用当地居民的猫和狗^②，试图以此激发选民对移民的恐惧和反感，从而放大其移民限制政策的紧迫性与正当性。另一方面，MAGA 叙事将特朗普作为核心的象征性符号，使得特朗普得以拥有将这种叙事影响力转化为个人政治影响力的能力，以至从“共和党的特朗普”演化为“特朗普的共和党”^③。MAGA 叙事不仅作为共识性背景嵌入共和党党纲中，而且借助叙事收编等方式逐步缝合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最终形成保守民粹主义的主流共识，在政治层面上则呈现为美国政策“特朗普化”的发展趋势。

（三）表象与实质：作为合法性工具的 MAGA 叙事

马克思指出：“资产者，尤其是高升为政治家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实践上的卑下。”^④ 诞生于新自由主义危机中的 MAGA 叙事并非孤立的政治修辞，而是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话语企图挽救合法性赤字的治理策略。MAGA 叙事所体现的特朗普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一样，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面对危机的反应性调适。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政府试图迎合产业工人的就业需求和“再工业化”愿望，但其实际上却推行旨在服务本土产业资本和跨国科技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

就近期以 1 票之差获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大而美”法案》（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而言，该法案延续了 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政策精神，并宣称其减税措施将大幅促进就业并提高工人实际工资^⑤，但其中所包含的医疗补助和食品券等福利项目的削减政策，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美国劳工联合会表示，该“调和”法案将对工人阶级造成灾难，“对医疗补助、社会保障、食品券等基本服务进行大幅削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给亿万富翁和企业提供更多的税收减免”^⑥。

① 据曼哈顿研究所调查，即使是经验上被认为可能会引发选民态度两极分化的提案，仍然在总体上保持净积极支持率。参见 Jesse Arm, “The MAGA Mandate: Post-Election Survey Analysis of the 2024 Electorate”, <https://manhattan.institute/article/the-maga-mandate-post-election-survey-analysis-of-the-2024-electorate/>。

② Jasmine Garsd, “The Stereotype of Immigrants Eating Dogs and Cats Is Storied — and Vitriolic as Ever”, <https://www.npr.org/2024/09/11/nx-s1-5108401/donald-trump-debate-eating-dogs-cats-immigrants-false-stereotype>。

③ 刁大明：《美国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新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2 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728 页。

⑤ “PASSED: 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Moves One Step Closer to President Trump’s Desk”, <https://waysandmeans.house.gov/2025/05/22/passed-the-one-big-beautiful-bill-moves-one-step-closer-to-president-trumps-desk/>。

⑥ Mark Gruenberg, “For Workers, Trump’s ‘Big, Beautiful’ Money Bill Gets Worse and Worse”,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for-workers-trumps-big-beautiful-money-bill-gets-worse-and-worse/>。

如马克思所言,“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那里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①。问题正在于此,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承诺之间的逻辑矛盾在这份《“大而美”法案》中得以集中呈现,直观地体现出其背后不同阶级支持群体之间的诉求冲突,而特朗普的施政承诺只是吸纳政治支持的手段而非目的——比起改变本身,让选民相信改变更重要。

因此,政治观念出场于政治实践的场景之中,其直接目的是激发人们的政治热情,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掩饰”政治活动的实质^②。MAGA叙事的实质在于:以民粹主义的话语形式,完成资本积累逻辑与统治秩序的再生产。毕竟,“任何意识形态对传统都不会是照单全收的,它们总是从传统中选择那些既能从根本上促进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根本利益,又能巧妙地掩蔽这种利益的语言、观念、口号、名字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③。这一过程既是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被动回应,也是资产阶级主动重构合法性的历史实践。

三、MAGA叙事遮蔽下的资本合谋与阶级对立

正如“拿破仑观念”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是这种观念本身契合了小农阶级自身利益诉求的想象一样,MAGA叙事作为合法性重构的政治工具,其效力在于通过借助传统价值观与不同利益诉求的重组缝合,收编选民以组建跨阶级的畸形联盟:跨国科技金融资本、传统能源巨头与去工业化的本土白人工人阶级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达成表面性的利益共识,营造出“反建制”的政治表象。但是,特朗普政权通过民粹性话语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实践,始终悬浮于垄断资本增殖逻辑与民众诉求的夹缝之中,其政策逻辑在实践操作上已然呈现出资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诉求与公共治理之间的根本张力。当其政策工具箱将减税法案、放松金融管制等维护资本利益的政策包装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承诺时,便已注定这种合法性建构的脆弱性。一旦被遮蔽的阶级利益以矛盾冲突的形式显露出来,MAGA联盟的瓦解将成为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爆发的表征。

(一) 统治联盟的重组与“科技工业复合体”的诞生

从表面上看,特朗普跨阶级的选举联盟是以民粹主义组合为基础,在MAGA叙事对不同利益诉求缝合与收编之下,将传统工人阶级与本土产业资本家进行利益捆绑而构筑起的畸形利益共同体。实际上,这种阶级联盟假象的背后是资本合谋下新利益集团的重组。特朗普联盟在“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口号下所进行的与所谓“深层政府”的对抗,本质上不过是新兴资本势力与传统资本利益集团的博弈。美国前总统拜登在其告别演讲中引用了艾森豪威尔关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2页。

② 参见涂良川、王珊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历史分析的政治哲学叙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1期。

③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警告，并提到对可能出现“科技工业复合体”（tech-industrial complex）的担忧^①。自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硅谷科技精英的转向、证券交易所“MAGA7”股票的新风向，以及特朗普上任后签署的系列行政命令^②、公开任命相关利益集团成员组成“富豪内阁”等事实，无不表露着特朗普联盟是新兴科技与金融资本，勾连传统产业、能源利益集团的资本合谋。这种合谋突破了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与金融资本的界限，既试图保留资本积累的全球网络，又努力通过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利益。显然，特朗普的计划不是将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而是以牺牲国家机器为代价赋予私人利益权力。这似乎显现出“政党分赃制”幽灵的再度归来。正如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所指出的，尽管这种联盟可能是“脆弱的利维坦”^③，但其将重塑资本与国家、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预示着私人利益对政治权力挪用和渗透的加剧。

因此，特朗普现象不能被简单视作右翼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胜利。特朗普实际只是保守主义联盟的前台代言人，“尽管他占据了美国政治权威最显眼的位置，但美国总统的位置离霸权还相当遥远……一旦选举结束，‘特朗普主义’不得不被嫁接到一套在他崛起之前就存在的组织和机构上，那些已经到位的组织拥有自己的关切，以及强大的行动能力”^④。显然，特朗普与“深层政府”进行的所谓斗争的结果，只是将资本的代理统治转变为公开的“资本-权力”媾和。这种政治操弄呈现双重面向：一方面以减税、去监管等“小政府”口号作为其政治圈地的“烟雾弹”，实现垄断资本的利益扩张；另一方面通过强化 MAGA 叙事的政治正当性，将工人阶级的经济焦虑与身份危机，巧妙地转化并收编进一套服务于精英权力巩固的认同政治之中。

（二）国家机器的重构与“资本-权力”辩证法

只要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剥削体系仍然存在，那么无论 MAGA 叙事如何包装，“再次伟大”的美国都注定只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⑤，而非工人阶级的“应许之地”。作为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集中代表，特朗普联盟的“变革”口号只是扫除妨碍其统治障碍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所谓的“变革”的目的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⑥。

① Chris Megerian, Zeke Miller and Colleen Long, “Biden Warns in Farewell Address that An ‘Oligarchy’ of Ultrarich in US Threatens Future of Democracy”, <https://apnews.com/article/joe-biden-farewell-address-oval-office-8bc6051c20adc1bc212cdd8be2578624>.

② “Fact Sheet: Executive Order to Establish United States Leadership in Digital Financial Technology”,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1/fact-sheet-executive-order-to-establish-united-states-leadership-in-digital-financial-technology/>.

③ Cédric Durand, “Fragile Leviathan?”, <https://newleftreview.org/sidecar/posts/fragile-leviathan>.

④ Paul Pierson, “American Hybrid: Donald Trump and the Strange Merger of Populism and Plutocrac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8, No. S1, 2017.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1页。

特朗普政府在人事任用和机构重组的过程中，将资本势力直接嵌入行政体系，其对“深层政府”的讨伐，本质上是将行政官僚体系“去职业化”，而代之以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形成忠诚于总统且更为集中的权力结构。如特朗普政府的新任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呼吁成立“武器化工作组”，负责审查对特朗普提起两项刑事指控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的工作，并重新审查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衍生的“不道德起诉案”及其他相关事项^①，这无疑是以法律为外衣向政敌复仇。此外，先前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通过大规模裁员和机构重组（如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等），进一步将联邦行政机构改造为执行个人意志的工具（而特朗普表面上反复无常的个人意志实际上是其背后的垄断资本集团意志的体现）。这种“政治恩庇”模式无异于“政党分赃制”的复活，并以“政治”权力向“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渗透的方式完成集权延伸，推进了国家机器重组以及权力结构的系统性转换。然而，这一进程也构成了“弱国家-强资本”的张力，国家自主性削弱与资本权力扩张同步加剧，宣告着韦伯理性官僚制在美国的破产。当然，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统治与既得利益的再生产，在“涓滴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施舍之外，特朗普政府仍会按照帝国主义逻辑^②，通过讹诈、压榨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于向资本主义“盟友”要价，以此部分地兑现对选民大众的承诺。

总的来说，特朗普政府以MAGA叙事为掩护推进的国家机器重构，是新自由主义危机下各利益集团在局部达成的暂时性妥协，体现出其只谋求短期内缓和矛盾而缺乏长期规划的投机主义。这一路径既非承袭凯恩斯主义（通过阶级妥协维系的“制度韧性”来实现市场自我修正），亦非效仿法西斯主义（借由危机常态化维持的“暴力刚性”来消弭阶级对立），而是试图以改造、利用新自由主义话语工具的方式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最终却加速了资本积累和资本增殖逻辑的自我瓦解。

（三）MAGA叙事的脆弱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前景

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法国的小农阶级怀念19世纪初期保证了其“解放和致富”的“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但没有意识到其“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③。因此他们寄望于通过历史倒退的方式，将造成其破产的原因作为解决破产本身的办法。与之类似，工人阶级关于“再次伟大”的幻想，不过是对以表面的繁荣遮蔽了阶级矛盾的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历史怀旧。这种时空错位的救赎幻想，本质上是用一种怀旧叙事遮蔽现实矛盾的真正根源。尽管MAGA叙事试图以民粹性的话语修辞弥合其联盟内部不同阶级的利益裂痕，但是当新自由主义危机导致的结构性困境突破民众的承受阈值时，“美国优先”观念表象下“资本优先”的现实本质就将暴

^① “New Attorney General Pam Bondi Orders Review of Trump Cases as She Takes over The Justice Dept”, <https://apnews.com/article/pam-bondi-trump-justice-department-fbi-upheaval-525dc82b06488c95a76ccfcfdbb95c23>.

^② 参见马钟成：《美国的特朗普时代与帝国主义的回光返照——纪念十月革命及列宁〈帝国主义论〉发表100周年》，《探索》2017年第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5页。

露无遗，那么曾经对 MAGA 神话顶礼膜拜的“信众”也必将转化为最激进的反叛力量。

当前，由于左翼力量长期未能实现“大的联合”，其作用正在被边缘化和工具化^①，但特朗普的两次当选强化了美国社会撕裂的极化程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反特朗普联盟”势力的联合。问题在于，当特朗普脆弱的统治联盟面临破裂之时，被分化的工人阶级又该如何团结起来以开展有效的斗争？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是否依旧会被身份政治或作为各类意识形态话语工具的议题所掩盖遮蔽？

结 语

特朗普的再度执政及其 MAGA 叙事，不过是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在数字时代的又一幕的症候性展演。它既非民主制度的偶然失灵，亦非民粹强人的历史逆流，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可调和的矛盾导向政治领域的自然结果。MAGA 叙事是资产阶级在统治秩序濒临瓦解时，通过符号转喻、技术操控与重组联盟以重构合法性的绝望尝试，其内在矛盾（如贸易保护主义加剧通货膨胀、排外政策损害劳动力供给等^②）必将导致特朗普联盟的自我瓦解。意识形态的虚幻性终将在物质利益的冲突中暴露无遗，这一过程或许将成为美国工人阶级政治觉醒的催化剂。

对美国工人阶级来说，只有实现跨种族、跨行业的工人阶级团结和联合，将批判和斗争的焦点从文化战场转移到生产关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阶级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自身的解放。正如美国共产党（CPUSA）联合主席乔·西姆斯（Joe Sims）所说，特朗普的再次胜选意味着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政治上“右转”，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民也会随之“右转”。尽管很多人对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特朗普感到失望，但此时“我们恰恰需要联系并影响广大群众——包括那些受特朗普影响的人。这正是行动的关键所在”^③。

（涂良川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吴延浩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丁琪]

① 参见冯莉：《美国政治的激进走向及左翼政治运动的困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

② 参见 Warwick McKibbin, Megan Hogan and Marcus Nol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 Second Trump Presidency”,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24/international-economic-implications-second-trump-presidency>。

③ C. J. ATKINS,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Meet to Analyze Election Results and Plan Resistance Strategy”,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communist-party-leaders-meet-to-analyze-election-results-and-plan-resistance-strategy/>。